

# 传统农耕文明之礼赞

## ——评曹旦昇长篇小说《白吟浪》

朱一帆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传统农耕文明赋予白吟浪滩的人们对于土地的依恋与执迷,并养成了他们对作物种子的崇拜之情以及对于粮食的敬畏;洞庭湖水的烟波浩渺也练就了白吟浪滩上各式各样靠水为生的后生们的捕鱼绝技与相伴而生的闯劲;人们所秉承的朴素自然观,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轮美奂景象。曹旦昇站在对最后一抹传统农耕文明礼赞的角度上,为我们展现了这一方靠水吃水、以土为家的洞庭湖儿女的美丽生活画卷。

**[关键词]**曹旦昇;《白吟浪》;种子崇拜;粮食敬畏;捕鱼技巧;敢闯精神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3)04-0018-04

## A Psalm of th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 ——Review on Cao Dansheng's *Bai Yin Lang*

ZHU Yifa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bestows attachment of the land, worship of seeds and awe of grain to the people on Bai Yin Lang Island; Dongting Lake gives them fishing techniques and bravery; The original natural concept forms harmon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Cao Dansheng presents a beautiful picture of people's life on Dongting Lake, extending a psalm to the last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Cao Dansheng; *Bai Yin Lang*; worship of seed; awe of grain; fishing techniques; bravery

洞庭湖边,放歌舟楫,行数万千里船只如履平地;岳阳楼上,烟波浩渺,观三千里长川跌宕起伏;白吟浪里,浅滩诸洲,谱亿万个生灵和谐共生。湖湘之地,洞庭湖水之上,养育了这样一方出色的洞庭湖儿女:他们在肥沃的土地上辛苦劳作,怀抱农民的辛勤果实;在洞庭湖上渔舟唱晚,尽享渔民的惬意悠闲;对未知领域的荒滩险阻,表现出勇猛的探索精神;对自然神明的赐予,永葆一颗感恩之心。曹旦昇笔下的白吟浪儿女们,与洞庭湖水的涨汐一道,共同谱写了一出传统农耕文明的优美画卷。

### 一 种子崇拜和粮食敬畏——对土地的执迷与依恋

“千百年来,在传统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村

落社会,农民与土地之间浑然一体,不可分割。渴望‘耕者有其田’,既是农民最初始的愿望,也是农民的终极理想。”<sup>[1]</sup>但是自古农耕生活都是艰辛与困苦的,农民流血流汗在这片生养他们的土地上,面对着不可知的自然灾害,大多数时候的他们也只能望洋兴叹,无可奈何。然而在曹旦昇的笔下,那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却转而变为了一种惬意的享受:“玉帝带着鬼谷子先生遨游太空的时候,从云端里往下一看,那些在水田里背母牛,背蒲滚的人,穿着白褂子,背地颈根一伸一伸的,还吆着悠扬动人的田歌,那模样,别说同行的鬼谷子先生嫉妒,就连玉皇大帝也说:‘当农夫真好呀!真正是田家乐呀!’”在白吟浪上生活着各式各样为生活而奔波的人们,他们在这水天一色的景色中,享受农耕生活

收稿日期:2013-02-18

作者简介:朱一帆(1989-),女,河南洛阳人,湖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

带来乐趣的同时，也因自身对于土地的执着与迷恋，养成了对农耕作物种子和粮食的崇拜与敬畏之情。

禾苗作为普遍存在于洞庭湖上的农作物，在人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言而喻。面对着这一赐予他们白花花大米饭的种子，人们的崇拜之情难以言表，其突出表现则是在小说中两次提到的禾吐穗以及禾与米囊交配的情景。第一次是在第十一节。许青山在经历了初涉白吟浪，父亲遭遇“白马精”，全部商船葬身流沙；再闯洞庭，“白龙吊水”吞噬其全部家产，只剩义父一人相伴之后，这一年的收成对于许青山至关重要。而收成的来源，则是他们全家辛苦贩卖蚕豆种子所得来的禾苗。在痴迷于农田的掌作师傅夏菊秋的带领下，许青山和义父曹二鹏目睹了禾苗吐穗的神圣时刻：只见一根根的禾苗在田地里不断地胀大，如将要散籽之前的鱼腹，在伴随着噼噼啪啪拔节的声音中，饱满的禾最终撑破禾衣，露出一缕银白色的精液来。它们羞答答、小心谨慎的向外张望着这个陌生而又温暖的世界，这只是它们人生中的第一步，因为迎接它们的还有成熟前的最后一环，那就是与米囊的交合。随着微风的吹拂，一颗颗随之摇荡的禾花在空中寻找着自己的终身伴侣，它们在等待着米囊的张开，好一睹伴侣的美好身躯。慢慢的，慢慢的，米囊羞涩的“翕”开了窄窄的一条缝，禾花倏地一下紧紧地贴进了米囊，就这样，禾穗上少了一朵禾花，而天地间多了一粒饱满的稻籽。曹旦昇用他那细腻的笔端，为我们描述了一副人间仙境的画面。在繁殖的季节，禾花与米囊不再只是单纯的农作物，它们的灵性散落在田间地头，它们因繁殖而带来的神性，也让我们对大自然深深的折服。如果说，这还只是农作物的交合时刻所表现的神圣，那么在第五十四节中，由禾花与米囊的交合而引起的郑昌民与翠柳的交合则所谓人与自然的完美结合。为了给舒家眉目满爹办一个风光的葬礼，郑昌民余掉了家里所有的财物，孕中的翠柳也因此而食不果腹。面对着再有二十五天就成熟的禾苗，他们的期待之情溢于言表。在田间劳作的翠柳，听到了禾苗壮苞的声音。原本面露羞涩的禾穗，在探头看到整个世界的骚动之后，争相脱掉自己的外衣，赤裸的迎风感受着大自然的美丽。禾花在风中焦急的等待，渴望着那个已经向她张开怀抱的米囊，当她看到一颗大而饱满的米囊“翕”的一下袒露自己的胸膛的时候，她震动了，伴随着灵巧的身姿，禾花欢快的钻进了米囊坚实的怀抱。而把这一切尽收眼底的郑昌民和翠柳，

情不自禁地在青草地上，随着禾花和米囊一起，一同进行着神圣的繁殖工作。这一幕场景，真可谓人与大自然的完美融合。种子对于人的赐予，在这一刻，是那么的让人迷恋，让人欢欣鼓舞，让人惊颤。

在来到白吟浪之前，许青山不会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过着一日三餐白米饭的神仙生活，无数憧憬着白吟浪有白饭、有鱼吃的人们，也无不经历了人生中必经的时刻：食不果腹。饥饿感促使他们对于大自然赐予到手心里的粮食，怀抱一种感恩之心，并在经历风风雨雨的自然灾害里，更加敬畏手中的每一粒粮食。夏菊秋就为突出代表。当他走进堆满大米的米房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以便米香能够充盈进他高大的身躯。他先在碾子屋里挑满五担红米冬黏谷，然后一担担的将它们倒进碾坊，双手抓住推柄，一俯一仰，谷壳和血红的米粒就在碾坊中脱离开来，在整完五担红米冬黏谷之后，又一担担的把糙米挑进碾槽，被蒙上眼睛的黄牛，一拍屁股，便绕着石碾走起来。一袋烟的功夫，夏菊秋又从谷仓里挑了五担白米冬黏谷，一边看着黄牛碾米，一边推着明天要下锅的糙米。随后，他将碾好的红米冬黏谷挖出来，开始筛米。筛子随着他手的力道，均匀地将谷壳与谷粒分离开来，跳动在筛子上的少许谷壳，也被他用手一粒粒的抓出来。凭借着他的不惜力，舍得做，最终赢得了从长工到掌作的飞速提升，并由此可以每天都沉迷在许家的田地里，抚摸着深厚的土地。他在赢得了原有掌作邢天喜的称赞之后，也表明了自己的心迹：“从下洞庭的那一天起，我就准备了。死在白吟浪这样的肥田里我不后悔。”夏菊秋对于粮食与土地的热爱和敬畏，随着他的血液与生俱来，不论是在饥寒交迫卖女儿换银元的时候，还是在富足了以后，都不忘自己亲自下田去摆弄那些地里的生灵，以让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更贴近这个生养他的土地。

但是，白吟浪的人们真正打心眼里敬畏粮食，则是源于挂雷影事件。辛苦操劳的边姑娘，在经历了几次尝试之后，发现孩子们的饭菜里还是有蜘蛛、蜈蚣之类不可下咽的东西，而随着时间的逝去，那些白花花的大米饭竟变成了茸茸爬动的白蛆，黑蚂蚁和蜈蚣到处肆意的乱爬。奄奄一息的义父曹二鹏在这时解了整个小镇之围，他告诉人们必须要在每餐饭之前咀嚼羊蹄草和鱼腥草，才能消除这灭顶之灾。自此之后，白吟浪的人们就觉得每餐食之如同嚼蜡，而他们也明白了“粮食就是命，糟蹋粮食会遭天谴”，并“把粮食看得如性命一样重”。

义父曹二鹏曾这样表述过他对土地的迷恋和

享受:“好田土嘞!你想吃什么就种什么。你种什么长什么。长出来的东西就让你吃够。这土里能长出肉来,长出鱼来,长出鸡鸭来,长出酒来,长出金子银子美女来,让你享受到你不愿意死去,这就叫尝到田中之味,做老一世。做到你做不动了,临死了,还望着土地,想着一头扎进去,埋在土里,融在土里。”生活在白吟浪上的儿女们,也正是秉承对粮食与作物种子的崇拜和敬畏之情,躲过了无数次大自然在收回其恩赐之时所造成的艰难环境,并最终在白吟浪扎根,闯下属于自己的一份天地。

## 二 捕鱼绝技和敢闯精神——洞庭湖水浸染下的独特生存方式与性格品质

洞庭湖水中的精灵,在日夜不休的游动;站立岸边的人们,在绞尽脑汁的思考:这正是靠水吃饭的白吟浪人的生活写照。而长期与阴晴不定、变化多端的江水打交道,练就了无数的浪里白条在其中娴熟的翻爬打滚,并造就了白吟浪人以对洞庭湖水的征服为荣的性格。这种与大自然一比高低、争强好胜的性格,也自然的嵌入了白吟浪人的品格中,并伴随着一次次的“白龙吊水”“鳌鱼翻身”而愈加显现,最终铸就了他们敢闯敢干的勇猛精神。

由于洞庭湖水冲积而形成的诸多沙洲,造就了白吟浪耕地与浅滩同时存在的这一独特地理环境。沙洲上粮食作物的种植与沙洲外的浅河滩相得益彰,种植业与渔业共同哺育着白吟浪的人们。这些以捕鱼为生的人们,各个身怀绝技,如同行走江湖的侠客,在白吟浪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精彩绝伦的表演。这里有各式各样以捕鱼为生的能手:圣手鱼竿郑昌民,一线珠黄仁贵,舒家眉目满爹冰上花篮捕鱼,庞元蛟空手捕鱼绝技等等,无不显示出他们惊人的天赋和灵性。如有一线珠之称的黄仁贵,凭借着自己的鹭鹭脚,只要看到鱼在水底呼吸冒上来的一串氧气泡,就猛地朝这里踏下去,便抓住了已被踩在脚下的鱼,一抓一个准,真可谓捕鱼能手!而舒家眉目满爹的绝招则是在众人已经无能为力的冰面上、在浩瀚的大雪天里捕上来成群的鱼:找一个冰天雪地的冷天,将亲手编织的鱼篓放入水中,但是把花篮的肩留出浅浅一节露出水面,随后就可享受着在寒冷的冬季渔船上喝酒、吃辣椒酱炒豆子的情致。经历了一夜的寒风凛冽之后,鱼篓竟然奇迹般的没有被厚厚的冰块所冻住,朝着鱼篓深处望去,只见一条条的青鱼在篓中挣扎。如果说捕鱼只是最初的步骤,那么浑身長满光滑、油腻的鱼鳞,如何能够被最快的吃进人们的胃里,则是接下来要解

决的燃眉之急。在全书第十八节中,孙三老倌与银碗姐杀鱼的惊鸿一瞥,无不使得众多看客瞠目结舌。孙三老倌不紧不慢地蹲下身来,用手抓住鱼头,朝鱼腹一刀进去,鱼的各种内脏便一一连带着掉了出来,鲫鱼刀在他手中如同生风般呼呼乱窜,不大一会儿,整筐的鱼便被全部杀完。随后登场的银碗姐,更是气定神闲,面对着递来的菜刀,她甩甩手,“用什么刀,用手就行了”,就把旁人打发了。正在周围的看客们都纳闷之时,只见银碗姐左手抓鱼鳃,右手指插进腮边,一撕一挤,“一颗猫儿眼一般晶莹碧绿的鱼胆随着一串鱼肠便一干二净地挤出了鱼肚。”手法的娴熟与干练,令在场的每个人都赞叹有加,连连叫好。

洞庭湖不仅给予了白吟浪人捕鱼的绝技,同时也赋予了他们闯劲——对于外部世界的大胆探索。如江凌所说:“‘诸蛮错处之地,蛮子剽悍乐祸,自汉已然’的血缘传承,移民因素以及抗拒外来压力渐次形成的坚韧、剽悍的习性,逐渐形成一种朴实勤奋、劲直勇悍、好胜尚气,不信邪的特殊性格。”<sup>[2]</sup>凤山的成长经历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这一闯劲的精神。初长成的凤山,因为情欲的灼烧,与自己的养母银碗姐睡在了一起。他年幼的心灵尚不能够承受这一行为,面对着滚滚的河水与自己父母的养育,他最终决定驾船远去,离开这个伤心地。但是,生活并不像初出茅庐的凤山所希望的美好,面对着银碗姐的再次诱惑,他还是沉迷到了温柔乡。此时,他尚且不知四周已经杀机四伏。杀红了眼的黑痣在一个猝不及防的夜晚,跳上了凤山与银碗姐安在水上的家,一刀将银碗姐杀死。凤山以一句惊慌失措的“杀人啦!杀人啦!”结束了自己荒唐的少年生活。在不为人知的岁月中,凤山跟随蛰伏在大山深处的勇士们,练就了刚毅、勇猛的性格。从他用枪杀死陈西山的惊鸿一瞥中,可以窥见大胆、细腻的风山已长成。他带着洞庭湖水所给予他的闯劲,肩负了拯救人民于水火的使命,毅然地投入到血雨腥风的大革命中。在凤山英勇就义的最后时刻,他嘴里的话,可谓是对自身生命旅程的一种最好祭奠:“我们不是土匪!我们在小满司令的领导下,干的是大事,我们要让全中国全世界的没有白米饭吃的人餐餐吃白米饭,没有钱娶老婆的单身汉天天晚上有女人抱着睡觉,没有皮裘穿的人天天穿皮裘,没有茅屋住的人天天住高粱大瓦屋……”尽管白吟浪小街上的人都在小声议论着,凤山是不是疯了,但是革命的成功,不正是由着这些最先觉醒的一代,以他们抛头颅、洒热血的精神,祭奠着心中的信

仰,以让后来人不断地前赴后继,共同建筑心中的理想!在他人头落地的那一刻,浮现在更多人脑海中的怕是卞小玉的机警,小满木匠的坚韧,福堂子的果敢,一条条好汉的血肉之躯!凤山的英勇就义,也再一次祭奠了生养他的洞庭湖水的闯劲和冒险精神,体现了“湖湘人自古以天下为己任,具有一种敢担重任、舍我其谁的浩然气概。”<sup>[3]</sup>

### 三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美

朱光潜曾借助“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来表达自己的“静穆说”<sup>[4]</sup>这一美学理论。“曲终人不见”表现的是人生在世的短暂与不可知,而“江上数峰青”则将世界、自然与永恒相联系。在这句诗句中,短暂与永恒的相互依托,共同构成了巨大的张力,让人们在这种平和、宁静、静穆之中体会到大自然的美,人与自然相处的和谐之美。同样,在曹旦昇的笔下,白吟浪的人们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自然进行别具匠心的改造,最终造就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间仙境画卷。

刚在白吟浪站稳脚跟的许青山一家,开始了自己家族繁衍后代的任务。正是青黄不接、大自然肆虐之时,边姑娘的四个儿子随着家里养的母猪的小猪崽一起来到了人世。生育能力旺盛的边姑娘也无奈自己无法喂养所有的儿子。看着一个个儿子因吃不上奶水而哭的声嘶力竭的景象,她急中生智,决定用母猪的奶水喂养自己的孩子。孩子们的小嘴一碰到母猪的奶头时,便“叭”的一声,噙住奶头,奋力地吸吮起来,一个个小脸憋的通红。看着孩子们和小猪崽并排一起,共同吃奶的场景,真是让人心生怜悯。最终,边姑娘的四个儿子凭借母猪的猪奶,健康茁壮地长大了。

如果说,喝猪奶只是源于自身生存境遇的不得已决定,那么在全书第二十八节白吟浪人们对于芋秆芋叶的处理,则把白吟浪儿女们对于洞庭湖与大自然的珍惜之情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蝗虫突袭了白龙滩,白吟浪的人们又要面临着今年颗粒无收的悲惨境况。许青山率领着长工及全家劳力在田地上奋力的拼搏,将一担一担的芋头挑到河堤上,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灾荒之年,他们将芋头倒进木甑中,架火烧起来,把它们制成坚实、可储存的芋砖

的样子,以备严寒的冬天。但是,芋砖制成后面对散落在地的芋秆芋叶,他们犯起了难:是把他们就近扔进河里,听之任之漂到下游水域,还是花费大力气把这些有毒的东西运到不会对人们造成危害的地方?最终,他们对于土地“娘”的依恋,使他们不忍心亲手破坏这片纯净的土地。这个“娘”,给了他们生命,“一个人连娘都去糟蹋,那肯定不如牲畜”,他们决定一早就把这些有毒的芋秆芋叶运到柚林湾坡下的一片苧麻地里,即使沤出来的水流出来,也只是流到苧麻地里,对于附近的人们以及洞庭湖水都没有危害。白吟浪的人们,并没有掌握多少知识,但是他们对于大自然的保护与敬畏,却是伴随着自身的亲身经历,并通过朴素的行动与纯真的情感表达出来,从而更让人动容。

曹旦昇始终站在对于农耕文明礼赞的位置上,为我们描述一幅农耕文明“最后的挽歌”<sup>[5]</sup>。这其中没有现代文明的插足,也没有两种异质文明的碰撞,有的只是生活在白吟浪的人们依靠自身的生活经验与阅历所形成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并最终做出了属于自己的虽然朴素但是却仍然行之有效的行动。他们勇于探索的冒险精神,他们对于农耕文化的顺应与尊重,他们扎根于土地的韧劲,无不显示出了洞庭湖人的优秀精神品质,并激励着后来人在这片热土上继续着自己的奋斗历程。

### 参考文献:

- [1] 谷显明. 田园牧歌的消逝图景——城市化语境下乡土叙事的底层观照[J]. 理论与创作, 2010(2): 27-29.
- [2] 江 凌. 试论近代湖湘文化的基本特质及其文化精神[J]. 湖南社会科学, 2011(6): 36-41.
- [3] 刘云波. 论湖湘性格的二重性[J]. 船山学刊, 2007(3): 25-28.
- [4] 朱光潜. 说“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答夏丏尊先生[N]. 中学生, 1935(60).
- [5] 程光炜, 丁 帆, 李 锐. 乡土文学创作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转型——“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与乡土文学创作学术研讨会”纪要[J]. 渤海大学学报, 2010(1): 49-67.

责任编辑:黄声波